



武俠
長篇

蜀山劍俠傳

第三十七集

還珠樓主著

第一回

佛火滅餘氛咫尺違顏空孺慕

丹砂消累劫宮牆在望感師恩

前文妖尸，連施狡謀毒計，想由旃檀佛火神光之下遁走，均未如願，末了，自知孽重數盡，萬無生望，又改用軟語乞憐，哀告不已，李寧知他仍在妄想，運用陰謀，以圖逃免，微笑說道，我佛慈悲，回頭是岸，你看旃檀佛火神光，威大無上，如能自己解脫，一樣可以逃生，照你此時心志，便我想放你，也辦不到，能否保全殘魂，在你自己，求我何益，妖尸聞言，如有所悟，待不一會，重又囂張起來，李寧也自入定，不再理睬，暫且不提，另一面，女神嬰易靜，同了癩姑，周輕雲，趙燕兒，以及門下男女弟子，上官紅，袁星，米鼯，劉裕安等師徒八人，奉了李寧之命，巡行全洞，并傳衆人，通行出入之法，易靜，癩姑，因為是二妖孽，伏誅在即，固不會再生事端，但是領頭作對的，衛仙客已死，金龜仙子辛凌霄尚在，二人自命神仙美眷，夫妻情深，雖然乃夫，死在妖尸毒手之內，與峨眉不相干，無如此女劫數將臨，日益倒行逆施，所約幫手，又有不少傷亡，定必移恨峨眉，決不干休，還有紫晴玉女沙紅燕，本來就視峨眉，如同仇敵，加上英瓊，在北洞水室，爲救燕兒，一時情急，無意中，殺了同來妖黨，沙亮又爲毒手所殺，凡此種種，均因想要強佔幻波池，盜取藏珍而起，不料費盡心力，連遭險難

，白將乃兄，和一些同黨斷送，更失却不少飛劍法寶，結局仍被聖姑算定，由自己這面，獨奏全功。仇恨愈深，此女人又陰毒，照李寧預示玄機，不特兩下合謀，不久就要捲土重來，拚個死活，到時一個處置不善，沙紅燕的今生師長，前世丈夫，方今異派中，最利害的人物，丁南公，還要前來，師長閉關，全憑眼前幾人應付，實非小可，癩姑更斷定沙紅燕，性情乖戾，到時卽不傷他，這樣也是不能化解，否則，李寧也不會提到丁南公來時，如何抵禦的話，反正慶父不死，魯難未已，學道的人，照例不免多災多難，與其到時留這禍害，仇復不已，還顯示弱，怕他師父凶威，轉不如相機除此一害再說，互一商計，好在總圖，連正副冊天書，已全得到，副冊所缺乙木一章，早在上官紅的手內，恰好配上運用全部威力，比以前妖尸執掌，更多妙用，又得了聖姑全部藏珍，和助長五遁威力之寶，一經全數施爲，便大羅神仙到此，也難脫身，欲就李寧，佛火化煉妖尸，未走以前，可以討教，便乘巡視，并傳示衆弟子之便，沿路佈置起來，不過，聖姑仙法，兼有佛道正邪諸家之長，取精用宏，備極神奇，癩姑夙根功力，兩俱深厚，事前已得師長仙示，和所賜道書，已有根基，一點就透，當時便可和易靜一樣運用，上官紅入門雖淺，一則生是仙骨慧心，敏悟異常，用功又極勤奮，先學乙木遁法，已盡其妙，雖然胆小矜持，也能觸類旁通，不問自明，餘人自趙燕兒以下，俱以爲日尙淺，祇能略知通行之法，遇到極精微處，便周輕雲，也祇和上官紅，伯仲之間，祇管易靜盡心傳授，照樣不能當時學全，隨心運用，因是沿途解說施爲，經了好些時，才將中洞走完

輕雲笑道，五洞地域廣大，照此巡行，得耗多少時刻，李伯父煉完妖尸便走，妹子也就要告辭，不能再效微勞，承二位師姊厚愛，學成再走，自有大益，但妹子此時尚無用處，將來再傳妹子，也是一樣，我看連衆弟子，也由他們，循序漸進，無須亟於傳授，以免李伯父先行，無從請益，二位師姊，以爲如何，易靜因輕雲，嫻雅溫厚，此番又出了大力，事成却不能同居仙，府固然紫雲宮，瑤宮貝闕，祇有更好，總覺無以爲報，這等不厭求詳，原是爲他一人，聞言覺着有理，再聽到末兩句，忽然想起，米劉二人，出身旁門，雖然平日用功甚勤，向無過失，細查根骨，俱都不夠，以前曾聽輕雲，暗囑英瓊，對於門人，最要留意，入居仙府以後，更應戒慎等語，還有一日，見他和劉裕安，背人談話，雙方神情，甚是莊肅，輕雲好似有所詰誡，見自己無心中走去，便借聞言岔開，暗查神色，又不似有什過失，幾次想問，俱因那些日，紅兒用功精進，衆人誇贊，不肯揚此抑彼，又想起英瓊，收米劉二人時，因一千先進同門，均未收徒，所收又是旁門中人，執意不肯，輕雲與他，世交至好，看出二人心誠，再四說情，方始強允，又因二人入門，由他力說而成，知道不久，便要移居仙府，本門法嚴，英瓊稟氣天真，二人終是旁門出身，根骨功行全差，人心難測，以聖姑之明，尚有妖尸之累，故對師徒雙方，別前加以詰誡，並無他意，雖然洞中仙法，自身功力不濟，決學不會，便會，也不能運用，身爲衆人之長，總以謹慎爲是，心念一動，立即點頭稱善，好在天書總圖，癩姑，英瓊，均可隨意勤習，癩姑更是走完中洞，驪珠已得，沿途遇有不曉之處，稍爲指

點，即可應用，日內還要三人勤習，祇不傳授輕害，便不忙此一時，這一來，自快得多，癩姑見他，運用施爲，無不由心，好似早已精熟，知是玉鼎陷身，靜中參悟所致，笑道，此次易師姊，苦難最多，可是所得也最多，不特盡悉此中微妙，并還處處輕車熟路，了如指掌，照此法力此時便放妖尸出來，任他久居此洞，長於玄功變化，也非敵手了，易靜笑道，你休小看妖尸，他雖少了乙木全章，不能盡發五遁威力妙用，技術也實不小，尤其是心思細密，多疑善詐，連對他那最親密的妖黨，也無一不加防範，別的不說，他爲想破青玉鼎，煉一代形禁制的假鼎已足，他竟煉了兩個，不論何事，進退全有兩條道路，如非聖姑，道妙通玄，事無鉅細，早在百年以前算就，并還留下預防之法，佔了先機，妖尸所行所爲，全都落他算中，現今回憶前情，和細閱總圖微妙，休說我們，再多幾個能手，也除他不了，再要被牠尋到總圖，和寶鼎蓮花玉鑰，更休想佔他絲毫上風了，其實，妖尸資質真好，祇是夙孽太重，一入邪道，便自陷溺日深，不可救藥了，聖姑和他，也是夙孽，不然怎會留他，至於今日，明明斷定，不能回頭，仍還給他留出幾條生機呢，癩姑笑道，你知道麼，我們便有一位同門，夙孽之重，并不亞於妖尸，以前累生苦修，均未解脫，到了今生，更多種出一層孽因，險阻艱危，更甚妖尸，不過他是男子，從未開過色戒，就仗這九世童真，元靈未昧，又得師長，格外恩憐，借着玄法，爲他減孽，和小師弟李洪，幾次金剛佛法暗助，終於被他歷盡凶危災害，排除萬難，終於功行完滿，天仙可期，爲本門男弟子中，數一數二人物，別的不說，單他那

兩件法寶，就無人能敵，可見淫過，萬帶不得，他曾受邪魔環伺，在美艷如花的脂粉陣中，困處兩年，受盡邪媚誘迫，每日求死都難，終能守身如玉，心同止水，并將夙世情孽感化，渡去一大難關，否則，這一關，是他最緊要的關頭，對方雖是淫邪女子，他不但枉有法力，不能傷他毫髮，還須加以愛護，不能就此捨之而去，你們說是多難，要和妖尸一樣，稍爲失足，不必合生，前幾生時，已早完了，易靜邊聽，邊在行法部署，聽完，笑問道，你真是個百事通，見多識廣，你入門還在我以後，平日又常在一起，我入門雖比你前不多少，以前父師，與本門均有淵源，怎此奇事，便一點也未聽說，這是何人，有此本領，癩姑笑道，我比師姊年輕，有什多的見聞，前事還不是聽屠龍恩師說的，至於超劫成道一節，那我是據情理推測，這人，你和周師妹全知道，你沒聽李伯父說，幾個小淘氣，就這經年不見，已在從古仙凡未到過的，天外神山，開府了麼，那地方，又名光明境，在小南極，磁光圈外，自來便爲宇宙之謎，最奇是一個極南之區，偏與極北的，北極陷空島，地底相通，當地有一妖物，名爲寒蛟，已有萬年以上功力，磁火極光，何等利害，他們身帶，十九俱是庚金之質的，法寶飛劍，就有小和尚一路，佛光祇能護身無害，沒有天河星砂，這類前古仙人緊煉千年的異寶，以毒攻毒，互相抵消，如何能入居當地，你看金石甄易諸人，人小身輕，個個根骨深厚，遇合又巧又多，再加上小和尚，和阮師兄，法力更高，到的是那等奇怪地方，此行經歷，定比我們，還熱鬧呢，易周二入，才知那是轉劫歸來的阮微，還有轉劫重歸的，大師兄申屠宏，連同

苦行頭陀高弟，現在東海面壁九年，尚未滿期的笑和尚，均成名已久，尚未見過，互相商說，小南極，光明境，天外神山，定比紫雲宮中景物，還要奇特，休說常人，便海內外許多有名散仙，連那極光元磁真氣的屏障，便衝不過去，都想將來事完往遊，一開眼界不提，因為洞府既大，門徑又多，為防萬一，格外細心，雖比先前，快出好些，仍費了不少時光，才得佈置完竣，恐李寧要走，雖然無什疑難請益，終想再討點教，決計人去以後，再行分人觸犯禁制，以資演習，便同往寢宮趕去，到後一看，李寧端坐蒲團之上，英瓊仍就侍立於側，佛火中的妖尸，仍是原樣，神態反更凶惡獐厲，已然連經紫青雙劍散光丸，彈月弩，定珠，和七寶金幢等，仙佛兩門內，最具威力的至寶，重創之餘，又經佛火神光，連煉了數日，元神居然還未耗散，這是何等神通，正自驚奇，英瓊見易靜等回來，笑道，你們怎去這久，爹爹都快走了，癩姑笑答，妖尸還是好好的，伯父怎就要走，英瓊道，妖尸自為佛火神光所困，幾次行詐暗算，未得如願，後被佛火神光束緊，不動還稍好些，微一掙扎，苦孽更甚，他又偏不安分，結局便成了這個樣子，連眉眼都不能閃動一下，固然他就放老實些，也是一樣形神俱滅，到時，佛火神光往上一合，形神齊化烏有，痛苦終要減去好些，還可多延半日，他這一妄想衝逃，不久便受降魔真火反應，侵入體內，與他元神相合，內火外火，裏煎外煎，他本妖魂，煉成形體，已和生人無異，因是邪法高強，神氣堅凝，所受罪孽，也是最烈，常人還可求死，他連求死，都所不能，此時休說他自己，連行法的人，看他可憐，或是放他，或想

早點弄死，免其多受苦孽，皆辦不到，這也是他造孽太多，平日專一煉人神魂作惡，應得的報應。聞得我最恨他的人，都不忍見此慘狀，幾次求爹爹早點發動神光，將他化去，以免看了心惻，適才爹爹，傳音相示，說是多費不少心力，才得勉允所求。提前了半日，你看妖尸對敵時，施展玄功變化，形氣分合隱現，無不由心，一爲伏魔神光所制，通體便似實質，此時元神真氣，已被旃檀佛火，熔化將盡，而他多年苦功所煉，無異生人的形體，不特知覺俱在，且較常人受苦，感覺更敏，其苦甚於百死，乍看不覺得，還以爲他凶呢，試再仔細一看，就知道了，衆人聽英瓊一說，早看出妖尸，雖然形貌慘厲，凶睛怒突，手舞足扎，似要撲人之狀，但和泥人一樣，就這一個姿態，休說手足，果連眉眼，都未見分毫動轉，身外薄薄籠着一層祥輝，也分辨不出，那是伏魔神光，還是旃檀佛火，易靜，癩姑，俱都內行，知道妖尸，好似一具薄紙胎壳，包着滿滿的沸油，內裏已完溶化，祇一點燃，立時爆發消滅，再一點算時日，果是第七天上，因爲一路說笑巡行，無人在意，知衆弟子，功力精進，不久便可長年辟穀，故也不覺飢渴，方自忻慰，忽聽一聲佛號，李寧睜開雙目，手掐訣印，往外一彈，祇見指甲上，似有一絲極細微的火星彈出，妖尸身上，忽有一片青霞，自內透映，身外祥輝，立往上合，其疾如電，祇閃得一闪，衆人到有一半，不曾看清，便即隱去，再看妖尸，已無踪影，先前連李寧帶妖尸，籠在一起的光霞，也全不見，衆人齊向李寧參拜，敬贊佛法神妙，不可思議，李寧道，依我本心，并不願使受如此慘酷，無如妖尸淫凶太甚，惡孽如山，偏要

多那苦吃，我實無力，爲其減免，今日瓊兒，見他受苦不過，又言圖與我聚這半日，屢次苦求，那降魔神光，旛檀佛火，威力之大，真個不可思議，爲徇瓊兒之求，再三戒慎，仍幾乎引起反剋，雖然近年功力，稍爲長進，不致有什失閃，到底不可大意呢，且喜你們，得此仙府，更有主人遺賜的，天書奇珍，福緣不小，好自修爲，同證仙業，所應留意的事，前已說過，我也就要走了，英瓊把小嘴一撇道，爹爹就是這樣，女兒爲恐和爹爹，聚談這半日，說了許多好話，才把妖尸，提前消滅，那知走得更快，早知如此不上算，誰耐煩代妖尸求情呢，李寧笑道，痴兒，怎的還是當年稚氣，你平日疾惡太甚，與易賢姪女均爲峨眉女弟子，煞氣最重之人，平日又最痛恨妖尸，居然肯代求情，固然一半，由於孺慕，起因終由於此，卽此一念惻隱，你已陰受其福，我也少却好些顧慮，此必是你，近來道基日固，加以至性感格，你我父女，均是世外之人，雖然別久會稀，將來均可能望成就，何必在此半日依戀，先我也未嘗不願爲你少留，心還在想，恩師限我第八日，辰初回山，而大旛檀佛火，化煉妖尸，決用不着七個晝夜，便你不求，再有兩個時辰，也是終局，也許別有差遣，或有什事，尙須在外，多耽延半日，事完之後，我一按神光默運心靈，果然人在途中，并還是奉了你朱伯父，與乙師伯之命而來，此事，靈雲，紫玲，二賢姪女，也在其內，事情發源於天殘地缺，與雙鳳山兩小，頭緒甚多，內有兩部，伏魔禪經，關係緊要，必已早在恩師算中，我便想留此，也辦不到，衆人方想請問，來者何人，是否還要進洞相見，忽見中宮戊土，起了警兆，繼聽神鵬鳴聲

遙傳，英瓊本因神鵬，未隨衆人一路，五洞皆閉，又經易靜，照聖姑總圖，分別施爲，恐被隔禁前洞，正想詢問，忽聽連聲鳴嘯，未作人言，必有急事，先疑易靜來時，傳授通行之法，神鵬不能領會，誤犯禁制，細聽又覺不似，方欲出視，袁星已跪稟道，稟告師祖，洞外有客求見呢，言還未了，易靜突然失驚道，此是何人，竟能直入中洞，怎又將門閉上，不再深入，待我看去，李寧笑道，無須，此是尋我的人，他因身有異寶，法力也高，五遁禁制，雖不如易賢姪女，新得仙傳，但也不弱，此人行事，最是慎祕，雖然飛行極快，爲防妖邪跟踪，又須走過大咎山，妖巢附近，仗着是自己人，不待款關，便仗法寶防身，啓門而入，爲防你們多心，怪他賣弄，好在入門，即可無妨，所以不再前進，鋼羽雖是異類，自經洗髓伐毛之後，功力大進，靈慧非常，適值靜瓊各，因楊道友坐下，在神鵬路過，此鵬得道數千年，威力靈異，祇太猛烈，專尋妖邪晦氣，二鳥和你們人一樣，原極交好，相約遠出淘氣，便乘瓊兒，在此侍立，你們巡行各洞之便，私出赴約，歸途不料易賢姪女事完，把五遁一齊發動，他如在內，當可通，有此一門之隔，如何得進，恰巧來人趕到，倉卒間，也找不到門戶，雙方本來見過，各知來歷，人鳥相商，一個是熟地方，指明門戶所在，一個便行法，連他一齊帶進，此事起自古神鳩，你們樂得不加聞問，并非取巧推諉，實在你們，前路方艱，多一事，不如少一事，好在楊道友，不是外人，又是兩生師執，法力也高，足能勝任，率性由他獨任其難，也好，神鵬由於爲主忠心，你們三人，無須怪他，也不可加獎語，以免他人效尤，

我也該走，無須延客入內，此人也不可不見，都隨我往前洞去吧，說完，收了聖姑所贈蒲團法寶，便自起身，衆人不顧問話，多以爲來人，必是師執尊長中有名人物，及至隨到前洞一看，神鵬早已停嘯相待，來人是個身穿黃葛衫，身材粗矮，看去并不什起眼的。大頭少年恭恭敬敬，立在中洞門內，因禁法已被易靜止住，看不出有何法力，也無一人相識，少年一見李寧，先自上前禮拜起立，又朝易靜等，舉手爲禮，口稱師妹，正在禮敍，癩姑忽然想起，此人貌相，正是昔年眇姑所說的，本門先進，不等招呼，便先笑道，這位大概是申屠師兄，我們都未見過，鋼羽到真好眼力，還能認得，伯父說事在緊急，命我們不必延賓，我想遊行荒居，不妨俟諸異日，就在隔室少坐，就便領教，總可以吧，衆人一聽，是本門大師兄申屠宏，好生高興，英瓊也拉着李寧的手，直說爹爹，女兒和師姊們，都想聽申屠師兄，詳說此來經過，爹爹祇留個把時辰，容我們聽完，再走如何，李寧微一沈默，笑道，你真是我魔障，好在此女，該有這些年災劫，結局又是於他有益的事，早去也救不了，禪經雖然稍爲可慮，但血神子，早已伏誅，蚩尤墓中三怪，又爲古神鳩所傷，上部被此女得去，到手便有佛法封固，另外副冊，即便暫時被人窺竊，也無一能解，非用多日邪法，不能取走，依你便了，申屠宏已和衆人，分別禮見，聞言，恭身道，師叔見得極是，朱乙二位師伯，也如此說過，弟子不過想早完師命，并早得那龍珠罷了，李師妹至性孝思，師叔似可少留，便弟子也久聞此間諸位師妹，全都仙福至厚，道法高深，雖是初見，已測一斑，極願藉此領教，并謝不告而進之

愆呢，李寧含笑點頭，隨由易靜，陪往別室之中落坐，問知來意經過，原來申屠宏，阮徽，前幾生已在妙一真人門下，後因誤殺了兩位男女散仙，犯了本門，妄殺重條，逐出師門，八十一年，二人連經兩世，離開師門，受盡辛苦凶危，仗着平日爲人好，有力同道既多，被逐出時，諸葛警我，和齊靈雲姊妹，前者同門義重，代他二人跪求了兩日夜，未將法寶飛劍，全數追去，後者感他幾生至誼，與救命之恩，一個背了父母，將受重責，又知二人耿介決不背師行事，把自己僅有的三粒靈丹，分了兩粒，假傳師命相贈，一個又去苦求神尼優曇，以佛法護二人兩次轉劫，前生法力俱在，加以始終心念師門，向道堅誠，誓在三生八十一年內，滅孽贖罪，以期重返師門，仍歸正果，終爲二人誠心毅力，排除萬難，內中阮徽處境，尤極艱危，生具特性，又受前生形貌，屢劫不肯變易，不到師父所說期限，知道求也無用，一味潛居苦修，也不轉求別位師執求情，申屠宏和笑和尚前生的賀萍子，性情相同，最是滑稽和易，又最機智，平日苦憶師門，到了峨眉開府，益發嚮往，一算時限，還有兩年，心想冤孽已消，或能容恕，提前重返師門，便乘乙休韓仙子，與天痴上人，白犀潭門法之便，苦求乙休說情，神蛇乙休，本喜扶持後進，便爲他寫了一信，事完，趕到峨眉仙府上面，正和阿童述說，託其代向師長求情，忽見本門師叔醉道人飛上，交與一封妙一真人所賜東帖，命其於兩年內，覓地將法煉成，再照此行事，又囑付了一番話，（事詳本書廿七集）才行走去，申屠宏必須將事辦完，始得重返師門，申屠宏原以師父，言出法隨，決無更改，期限未滿，求也無用，一

則嚮往師門太切，又當開府之盛，借着求恩，試探師父心意，知道此事，關係自己，與同門至交阮徵的成敗，偏生上來，不令阮徵，同辦此事，僅許先行通知，仍由自己，一人去辦，事情那麼艱險，少了一個，最有力的助手，豈不更難，當時驚喜交集，送走醉道人後，仔細再一想，自己兩生苦學，修爲何等艱苦，恩師全都知道，決不會再以難題相試，現在東帖，未到開視日期，醉師叔祇傳師命，令我兩年內，往甘肅平浮西崆峒附近，裝着尋常讀書人，借一民家居住，等一姓花的女子到來，那是海外一個散仙，昔年芬陀大師，逐出門牆的，記名弟子，由見面那日起，便須隨時暗中相助，如被看破，便與明言，說自己是峨眉門下棄徒，現正免罪立功，與他同樣，是在西崆峒，尋求藏珍，尋到之後，便可重返師門，不過，所尋之物，與他不同，彼此無關，合則兩利，如蒙見諒，合在一起，成功以後，對他所尋之物，不但不要，并還可以助他一臂，任何難事，皆能辦到，花女因西崆峒，天殘地缺，兩老怪物，已是萬分難惹，門下徒弟，也是個個古怪，專以捉弄修道人爲樂，雖是旁門，并非尋常妖邪一流，法力甚強，老怪均護徒弟，除他相識，有限兩人外，無論正邪各派中人到此，在他所居烏牙洞，十里以內，遇上決不輕放，那怕無心路過，誤入禁地，除了向他徒弟，認罪伏輸，非欺侮個夠不完，有那火氣大，或是不服氣，相要報復的，三百年來，不知有多少人，葬送在他師徒手內，誤入禁地，尙且爲敵，如何容人，在他肘腋之下，將亘古難逢，珍貴無比的至寶取走，雙方所去之處，地名珠靈峽，雖不在所限十里之內，一則，他師徒隱居此山，

已數百年，平日何等自負，附近藏有這等至寶奇珍，竟會毫無所知，等人來取，方始警覺，已是難堪，更要被人取走，豈不大丟人，還有崆峒派，近數十年，雖然衰落，一些餘孽，均在山的東面，五龍岸下，潛修苦煉，準備不久召集散處在外的，殘餘徒黨，重整旗鼓，以圖大舉，老怪雖看他們不起，與老怪的門人，却有勾結，常用他本門中的妖婦，勾引怪徒，往他洞中淫樂，處得交情甚深，遇有什事，必不坐視，珠靈映恰在這兩起對頭的當中，左右皆敵，個個利害，老怪物性情古怪，剛愎強傲，近年更甚，如被發覺，還可利用他的古怪皮氣，設法僵激，使他不好意思出手，而崆峒派妖人，和那些怪徒，却是難當，事非萬分慎祕，而又下手神速不可，花女本有一得力同伴，姓呂，也是海外散仙，兩人乃至好忘形之交，本可同來相助，偏生日前，乃師去往休寧島，赴羣仙盛會，飛書召回，令其防守洞府，兼帶看守丹爐，急切間，不能離開，而此事隱祕，已逾十年，素無人知，近日忽然被人發現，雖未四處傳揚，生心覬覦的，也有好幾起，內有兩個青海番僧，最爲利害，苦於邪法雖高，不是佛門正宗，急切間，無力開那深藏絕澗中的，靈石神洞，現正回去，趕煉一種，大力金剛，有相神魔，準備煉成趕來，將那山澗上面大片石地，整個揭去，由上而下，不經洞門入內，下餘妖人，也正準備攻洞取寶，事在緊急，爲防捷足先登，仗着曾在神尼芬陀門下多年，自信能開洞入內，祇得犯險趕來，途中本還與兩個，同門師妹相識，雙方一見如故，甚是投契，祇爲花女性傲，因覺初意，不便啓齒，又稍自私，當時略爲遲疑，就此錯過，分手後，想起後

悔，已無法尋人，正覺獨力難成，正在愁慮，一聽自己，是峨眉門下，又不要他所取之物，定必心喜，由此兩下連合，到時東帖，已然開視，當後半空白，尚未現字以前，花女不耐久候，定要前往一試，如勸阻不從，也可聽其自去，花女定必遇險，却須隨往暗中相助，俟其萬分信服，第三頁空白，相繼現字，指示機宜，再行同行，此時因花女不合幾次探詢，引起對頭警覺，危機已然四伏，剛一得手，對頭全來，跟着，番僧也必得信追來，底下可照東帖行事等語，所取何物，雖未明言，恩師素不貪得，何況開府之後，師祖昔年所留法寶飛劍，全數出現，新近又得了幻波池藏珍，門人各有仙緣遇合，所得均是前古奇珍，神物利器，何在乎此，又命獨往，連阮徵也不令去，記得昔年師母，曾說自己，是異類轉劫，祇管多生苦修，向道堅誠，最前一世的惡根骨，尚有些須，不會化淨，所以才有誤殺散仙夫妻之事，此次被逐出門，許多師執同門來惜，你師俱都不允，表面嚴厲，不少寬容，寡則因你由異類修成，轉劫時，急於轉世爲人，差了時候，本身又秉天地間，凶煞之氣而生，忽遇機緣，悟道修爲，平日不肯傷生，由於強制，事出反常，雖因此躲過三次雷劫，惡根仍在，并因屢世修爲，功力日高，惡根也日固，不設法化去，不特仙業難望，不知何時，遇事激發，鑄成大錯，結局仍須墮入畜生道中，你師雖又爲謀，一則，行法費事，又須不少靈藥，此外祇有佛家一種符偈訣印，可以當時見效，雖有此心，無暇舉辦，恰值誤殺散仙夫妻之事發生，也許借此磨煉，玉汝於成，并有轉劫歸來之日，惡根必已化淨，前路凶危，必須向上自愛，始可轉禍爲福。

之言，越想，越覺此行，必與此事有關，又斷定事雖艱險，恩師既命前往，斷無不成之理，不禁胆子大壯，喜慰非常，瞻念師恩，感激涕零，宮牆在望，依戀倍切，不捨就走，又徘徊了一陣，算計此行，還有不少時日，無須亟亟，自己和阮徵，前生好些法寶，俱因關係重要，羣邪覬覦者多，惟恐轉劫失落，存在恩師手中，連經兩世，爲表向道堅誠，力踐被逐時誓言，三生八十一年，限期未滿，冤業未消，無顏再見恩師，也未託過一個師門至交，代求發還，今日已奉師命，本可求取，祇爲初奉恩命，喜出意外，又以恩師，事事前知，此行如非那幾件法寶不可，必交醉師叔交還，既未提及，必用不着，所以不曾開口，後來想起，西崆峒兩老怪師徒利害，加上崆峒派上一千餘孽，覺出事太艱險，醉師叔已走，祇得罷了，此時越想越難，雖還剩有兩件飛劍法寶，以當那些強敵，決難應付，成敗關頭，非同小可，好容易熬了八十來年苦難，眼看出頭之際，萬一簣虧功，負了恩師重命，誤人誤己，如何是好，想來想去，祇阮徵昔，因和霞兒世妹交厚，當犯規被逐，向恩師拜辭下山時，強應着師母求情，將他新到手不久，名爲天璇砂，又名天河星沙的，一件至寶，准其隨身攜帶，師母并爲他在九華山，鎖雲洞別府內，用玄門最高法力，重加祭煉一十三日，將一葫蘆，無量神砂，煉成七套，四十九丸，生出子母妙用，每套師母留下兩丸，以防萬一轉劫兵解時，失落異派妖人之手，立可警覺，如法略一施爲，不特全數收回，那劫奪此砂的人，若不死必受重傷，煉時，祇雲霞兩世妹謔法，在此十三日內，各派妖人，遙望兩間乾罡之氣，與天河星沙，太白精

金，合煉而成之寶，精光寶焰，上燭重霄，齊來劫奪，雖仗霞兒，持有神尼優曇，所賜佛家異寶靈符防範，未被妖邪侵入，也給師母，惹下不少麻煩，可是此寶，却增加了不少威力，阮徵當頭一世，兵解以前，巧遇極樂真人，又蒙恩憐，傳以玄門煉寶之法，在四川灌縣，靈巖山，絕壑之中煉了三年，竟使此寶，與本身元神，合而爲一，阮徵又轉傳了自己，由此雙方這幾件，防身劍寶，與形神相合，今又帶以轉世，免却許多危害，此時威力至大，反正要去尋他，何不借來應用，念頭一轉，便先往阮徵，近年隱居的，青海海心山飛去，到後一談，阮徵恰也在日前，往紫達河畔，求取聖泉，化合靈丹，爲番人醫那形似麻瘋的奇病，路遇新由峨眉，赴會歸來的，青海派教祖藏靈子，和熊血兒，師徒二人，以前阮徵，嫌藏靈子師徒狂傲，并且幾次，由血兒示意勸說，想收阮徵爲徒，連經婉拒，話漸無禮，如換昔年，雙方早已動手，祇爲身在患難危急之中，不欲再樹強敵，好在身有天蟬靈葉隱形，飛遁神速，一面仍用婉言推謝，告以師門恩重，百死不欲變節，并非有什成見，不領他的好意，藏靈子看出他，志行堅決，也甚贊許，由此不再勉強，阮徵也就避不再見，已有多多年，忽然無心相遇，吃對方先開口喚住，此來又是取他最珍貴的聖泉，不便再避，祇得從容禮見，初意對方，必要數說幾句，聖泉也必吝而不與，那知他師徒，竟是皮氣大改，一開口，便先把本門師徒，誇了個古今所無，血兒并由懷中，取出雲霞兩世妹，合寫的一封信，上寫在開府前三日，聽母親妙一夫人說起，二人面上，血花紅影已消，冤孽化解，不久，便可重返師門，并且開府兩